

夜光杯

谈「每个人都该为父母拍一部纪录片」

杨晓勇

一口气读完叶田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的《每个人都该为父母拍一部纪录片》,我忍不住叫好,真是太棒了!

叶田是电影导演,著名作家叶辛的儿子。他花了一年多时间,陪伴父母走遍了他们年轻时踏足、生活、工作过的贵州9个市州,拍摄了纪录片《岁月未蹉跎》,他说拍摄并未结束,今后还将继续!片中有父母插队的往事,也有他儿时的记忆。通过拍摄,他走进了父母的内心,对父母的人生经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父亲插队落户的砂锅寨、住过的土地庙、在土地庙里撰写《高高的苗岭》《蹉跎岁月》,在岩英村参加湘黔铁路岩英段大会战、父母的相知相恋……他由衷地感叹“岁月未蹉跎”。

人,作为万物之灵,总应该留下点自己来过、爱过的痕迹。怎样才能留下来呢?又有哪些人的人生足迹更容易留下来呢?显然,名人的人生足迹更容易留下来,像叶辛,他的人生足迹已经留在他的小说里,留在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里,留在他人的作品里。《蹉跎岁月》里有他的人生,又通过小说和电视剧家喻户晓。《叶辛传》是他的人生传记,作者林影是他的粉丝,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叶辛的小说就温暖了她、激励了她,后来萌发了为叶辛写传的愿望并梦想成真。

那么普通人呢?在很多人看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留不下什么痕迹。在这种观念支配下,自己不注意创造和保留,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命痕迹便隐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了。

这是遗憾,也是人生和社会的常态。可话说回来,即便是普通人,也有自己的人生和故事,有自己的生命感悟,那些勤劳的、善良的、温暖的、奋斗的故事也有很多,比如孝敬长辈、抚养子孙的经历,以及这个过程中的酸甜苦辣,都应该被记录被传承。由谁去记录和传承?显然,子女是当仁不让的人选。因为子女最了解父母、最爱父母也最方便做此事。在这方面,叶田不仅带了好头,还提供了方法:找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拿出手机,把它架在支架上,请父母坐在镜头前,倒上一杯清茶,让他们回忆自己一生的故事。

拍摄这样一个纪录片,关键是做子女的要有这个意识,这份孝心。曾有朋友问叶田,你花了一年多时间,为爸爸妈妈拍了一部纪录片,又没经济收益,甚至可能没人愿意看,你觉得值得吗?叶田说这是他从从业以来最有价值的一次拍摄,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父母拍一部纪录片。我深以为然。

人类究竟应该保存什么?传承什么?其实,人们能够保留的是人生文化,只有人生文化才能世代代保存下去,而这种保存和传承也才更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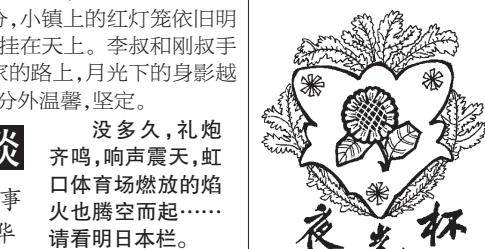
作为作家,叶辛曾于2012年在《新民晚报》上撰文倡导“替亲人出书,为百姓立传”这种面向普通人的、全民性的人文纪念;如今,作为导演,叶田倡导每个人都为父母拍一部纪录片,这是他们父子对生命的思考、对社会的贡献。



子花、白兰花的老太太,只是不再叫卖。有人问老人家,年纪介大了,怎么还出来卖花啊?老人笑笑说:“妹妹啊,你不懂的,今生卖花,来生漂亮。”这话说得浪漫,有情趣,看来老人卖的是一种情怀呢。路过的女人买上一串,佩戴在身上,款款而

行,顺便把栀子花、白兰花的香气也带到了自己所到之处。也许,她们买的是回忆,是小时候的味道。上海有一家咖啡馆还专门把从卖花人那里买来的栀子花做成一种独家配方的浓缩咖啡,放上几粒冰块反复摇晃,直至摇出绵密的泡沫,再用一朵风干的栀子花点缀,馥郁的栀子花香带着白酒的微醺,既有颜值又有口味,难得的是与众不同的品位。这款栀子花香咖啡,一推出就成店里的爆款产品。

此刻坐在书桌前,闻着开花的水横枝散发的缕缕花香,心变得格外平静,感觉十分治愈,所有的人间烦恼都在这幽幽的花香中消散了。



十日谈

国庆节的故事
责编:沈琦华

在连队心在雪山之外,有时查岗执勤也无精打采,尽管他在心里一遍遍地提醒自己镇定,可对女人的歉意始终有增无减,毕竟那是婚后她第一次上西藏。直到关爱的氧气设备成批出现在哨所,他心里才有了底气。于是他郑重向女人发出邀请,这次你来西藏,我敢保证你不会再缺氧了。

去,一定再去,去西藏看看男人哪来让女人不缺氧的本事。

当女人带着满身的疲惫与寒气,出现在男人面前时,那份惊讶与兴奋,使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女人的脸像紫菜。他火冒三丈地提起话筒对兵站一阵训斥:“你们怎么搞的,怎么不让你们的嫂子在兵站把氧气吸饱了再上山来?”女人松了口气道:“别,别,你别训他们,我是,是我,我怕……把氧吸光了……我们的哨兵兄弟就没命了……”哨兵还没放下话筒,泪花早已长流。表情羞涩的女人被连长拥入怀中。

吸口氧再上路,这句话在西藏边防,不光是兵们对嫂子讲,它还处处体现在战友之间,即使再大的雪,再冷的天,战友的关爱都可以让彼此温暖。尽管西藏的边防处处充满残酷与寒意,吸口氧再上路,足以融化一切寒冰与积雪,并刷新一支军队与一个时代的语境。



躬行 董少校作

温柔,代表着温情脉脉的情思。

昔日上海弄堂里,每逢春夏之际,经常可以听到用吴依软语叫卖“栀子花、白兰花”的妇人,叫卖声悠长柔软,飘荡在弄堂上空,卖花的妇人穿戴得清清爽爽,手挽一只竹编篮子,篮底铺着一条湿漉漉的毛巾,篮子中分类且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含苞待放的栀子花、白兰花,还有茉莉花,这些花苞一般有两到三个头,一律用细细的铁丝并排穿着,花苞外的细铁丝又做成一个精致的小圈,可挂在衣服纽扣或包包拎攀上,上面还盖着一块雪白的布,成为老上海一道隽永的风情。虽然现在弄堂里已听不到这种叫卖声,但可以在一些闹市路口、天桥上以及大商厦门口看到坐在小板凳上卖栀

人四目相对,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他们紧紧相拥,泪水与笑容交织在一起。

当晚,在刚叔居住的镇的一家老茶馆里,两位老战友,对着窗外的灯火阑珊,回忆起往昔的峥嵘岁月。“都走了,他们都走了,就咱俩还活着。”刚叔端起一杯酒,神色专注地洒在了地上。“没事的,他们不孤单,我每年都会去看他们……”夜深了,他们还在开心地聊着。李叔感慨地说:“是国家的强大给了我们今天的安宁,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重逢。”刚叔频频点头,眼里带着泪花。

子夜时分,小镇上的红灯笼依旧明亮,一轮满月挂在天上。李叔和刚叔手牵手走在回家的路上,月光下的身影越拉越长,显得分外温馨、坚定。

没多久,礼炮齐鸣,响声震天,虹口体育场燃放的焰火也腾空而起……请看明日本栏。

吉普车内弥漫着强烈的干燥味儿。

手提拉杆箱的女人上车后,背对火车站,呕吐不止。肩扛红牌的学员,手握方向盘,看上去稚气未脱,言谈举止透露着书生意气。“嫂子,看你脸色就知道你高原反应严重,一定是想咱们连长想的吧?”女人强忍着缺氧的难受,勉强笑了笑,本想解释,但因气喘不匀,还是保持了沉默。路上残雪尚未消融,行驶危险,原本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用了3个多小时。到了山下兵站,女人甩门而出,她急着去看连长,与学员招呼都没打一个。

兵站的哨兵,急忙拦住了她——“嫂子,等等,雪还未化完,哨所的路不好走,你还是进来先吸口氧再上路吧。”

女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地方,哪来氧可吸?

哨兵满脸堆笑道,“嫂子,你好久没来西藏了,现在我们的哨所都添置供氧设备了。嫂子,你没发现我比以前更有精神吗?”女人皱皱眉,表情极为疑惑,以为哨兵开玩笑。当哨兵将一个小氧气瓶递到她手上,她像是陷入了自责中。上次她来探望连长,因为缺氧,生活不习惯,在兵站无所事事待了一个星期,就不辞而别了。

女人走后,连长像丢了魂似的,人

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回忆刘写过一首《咏余商卿栀子花》的诗:“捍不求知色自然,朝来何许雪华鲜。如行佛国参知识,未嫁仙姿盗净娟。梅子已黄犹夜雨,客游方倦作春眠。地卑山近征衣润,不费熏炉一炷香。”这首诗写得朴素自然,却描摹出栀子花的绰约仙姿,并盛赞栀子花的香气犹如熏香,读之雅趣横生。宋代诗人蒋梅边也有诗云:“清静法身如雪莹,肯来林下现孤芳。树花六月无炎暑,省爇铜匱几炷香。”可见栀子花是可以代替焚香的。世人爱栀子花之香,常常摘取几枝带叶的花朵插在室内瓶中,花香便弥漫全室。女人们则喜欢将其花朵采下佩戴在衣襟上,甜甜的香气随衣飘散,一整天都不会散去。此举古已有之,史书记载南朝梁时有一位名叫刘令嫄的贵族名媛,她于栀子花开时特意摘了栀子花送给闺蜜谢娘,并随花送上一首自己写的小诗:“两叶虽为赠,交情永未因。同心何处恨,栀子最关人。”从此以后,人们便把栀子花和同心联系起来,寓意友谊天长地久。栀子花的纯净、

周先生说:“我的水横枝没有施肥,只是把它放在南向的窗台上,经常给它换水,并没有施用任何特殊的肥料,就开出了清雅的花朵。”

栀子花香气幽雅馥郁,作为水横枝放在书桌上是绝配。宋朝诗人射太阳的光芒,水池里的睡莲渐渐绽开,给小院又添一抹景色。在小溪里钓钓鱼,在后院的玫瑰园里采些玫瑰花,去茶山上走走,摘树莓吃。

傍晚,娃娃鱼出来了,守在水渠和大水池的连接处,等着过路的鱼儿自投罗网。吃过晚饭,去看门狗普金喂两个门口自己种的桃子吃。走在静谧的路上,深蓝色的天空和墨绿色的树木,映着银白色的点点繁星,这个世上无数多的星星里,我也是其中一颗。

酒,带几盒烟,一块抹布,十几束鲜花。先把每个墓碑上的尘土仔细抹净,再放上鲜花,点上香烟,自己也点上根,然后拿起酒瓶,嘴里念念有词,挨个浇奠。

原来,这里埋葬着当年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当年,小镇解放以后,因地理位置特殊,于是在这里成立了县政府。有一天,突遭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反扑。独立营其他战士在外剿匪,镇内就剩一个排的兵力留守,为掩护机关干部转移,他们这个班承担起了断后的任务。这些烈士,和李叔一个班,他们班除了李叔轻伤外,还有一个重伤,其他人全部牺牲了。那位重伤的刚叔,被救下来以后转移到其他地方医治,据说还活着。但是,这些年来李叔千方百计打听,却一直没有结果。今年,他无意间从一位老战友那里

得知,刚叔还活在世上,并且在寻找着他。

这个消息如同一股暖流,瞬间温暖了李叔那颗久经风霜的心。他决定,在这个国庆节,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刚叔,实现他们多年未了的夙愿。于是,李叔四处打听。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他接到了刚叔的电话。

那一刻,李叔的眼眶湿润了。他仿佛看到了当年战场上那个英勇无畏的战友,又仿佛听到了那些年他们共同度过的岁月。他立刻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刚叔所在地的旅程。国庆节当天,小镇上的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而李叔则带着一颗激动的心,跨越千山万水,终于站在了刚叔的家门前。门开的那一刻,两位白发苍苍的老

夏日炎炎,书桌上的花盆水横枝却不管不顾地兀自开花了,薄如蝉翼的花朵洁白透亮,单瓣六出,中间有嫩黄色花蕊,看去像是图案画。那花儿虽小,却不断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坐在桌旁看书码字,直觉空气中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清香,幽幽的,淡淡的,丝毫也不扰人,却抚慰人的心灵,让暑热带来的莫名烦躁和不安迅速平静下来。

最早得知水横枝的名字是来自鲁迅先生,先生在《朝花夕拾》“小引”里写道:“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

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件事。”鲁迅的文字是有魔力的,寥寥数字,便活画出一幅夏日消暑图。水横枝的名字不同于别的植物,它带着动感,我仿佛看见一截青葱的树枝斜斜地横卧在水盆里,慵懒中透出生气,像是一幅画。不过很久以来,我总以为它是广州一种植物切下来的枝条,也确实从未在上海的花市里见过标为“水横枝”的植物。但鲁迅笔下的水横枝却早已长在心里,挥之不去。

去年夏天,朋友端着一个透明的玻璃花瓶,里面斜插着一枝长满了绿叶的树枝,白色的根须细细密密地伸进水里,她一脸灿烂地笑着说:“喏!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水横枝,我特地从广州给你带来回来的。”她告诉我当

早晨起来,拉开窗帘,伸个懒腰。

北红尾鸂站在猕猴桃树枝上吱吱吱地欢唱,白鹇鸂在黑色的瓦当上,翘翘尾巴,伸伸脖子,无限惬意。松鼠带着清晨的露水蹿上屋顶,跑跑跳跳便又下去了。山上的雾气仍未散去,在阳光的照耀

下,远处的山林从云雾的缝隙间透出来,美丽迷人,不输有名的国外小镇。阳光逐渐耀眼,水渠里的水犹如一片镜子,反

江南,水乡小镇,河流如织,石桥错落,一条条河流环绕着青山,曲曲弯弯。小巷里,铺满了青石板,点点坑坑,凸凸凹凹,镌刻着岁月的痕迹,如同小镇上李叔心里的千万情结。

李叔年轻时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参与了决定小镇前途命运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他选择回到这个生养他的小镇,用余生守护着这片宁静的土地和家中的老屋。每年的国庆节,对李叔而言,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不仅意味着国家的庆典,更是他内心对过往岁月的一次深情回望。国庆节前夕,小镇上弥漫着比以往更加浓厚的节日氛围。家家户户挂起了红灯笼,街道两旁摆满了鲜花,悬挂着国旗,孩子们穿着新衣裳,在巷弄间追逐嬉戏,欢声笑语中透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

然而,在这份喜悦之中,李叔的心中却藏着一份难以言说的期盼。每年国庆节,他总要到小镇的烈士陵园,拿几瓶

开花的水横枝 惜珍

并不指望它开花,单看看这青翠的枝叶就很养眼了。没想到,养了一年它竟开花了,实在是给我带来了惊喜。栀子花开时蒂部呈圆锥形,就像古代的一种名为卮的酒器,这在花中是极为罕见的。因“栀”通“卮”,故而得名栀子花,名字颇具古意。栀子花有重瓣也有单瓣,重瓣栀子花的花瓣繁多,形状复杂,有较强层次感。我这枝水横枝开出的栀子花为单瓣,细长而洁白的六个花瓣简简单单,花香馥郁淡雅,宋代陆游咏栀子花诗,有“清芬六出水栀子”诗句,说的应该就是这种开花的水横枝了。

栀子花喜水,这从宋代女诗人朱淑真写栀子花的诗中可见:“一痕春寄小峰峦,薤卜香清水影寒。玉质自然无暑意,更宜移就月中看。”朱淑贞笔下夏日绽放的栀子花清寒孤寂,月下水中倩影,让人消却暑意。记得既是作家又是园艺专家的周瘦鹃先生

射太阳的光芒,水池里的睡莲渐渐绽开,给小院又添一抹景色。在小溪里钓钓鱼,在后院的玫瑰园里采些玫瑰花,去茶山上走走,摘树莓吃。

傍晚,娃娃鱼出来了,守在水渠和大水池的连接处,等着过路的鱼儿自投罗网。

吃过晚饭,去看门狗普金喂两个门口自己种的桃子吃。走在静谧的路上,深蓝色的天空和墨绿色的树木,映着银白色的点点繁星,这个世上无数多的星星里,我也是其中一颗。

酒,带几盒烟,一块抹布,十几束鲜花。先把每个墓碑上的尘土仔细抹净,再放上鲜花,点上香烟,自己也点上根,然后拿起酒瓶,嘴里念念有词,挨个浇奠。

原来,这里埋葬着当年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当年,小镇解放以后,因地理位置特殊,于是在这里成立了县政府。有一天,突遭土匪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反扑。独立营其他战士在外剿匪,镇内就剩一个排的兵力留守,为掩护机关干部转移,他们这个班承担起了断后的任务。这些烈士,和李叔一个班,他们班除了李叔轻伤外,还有一个重伤,其他人全部牺牲了。那位重伤的刚叔,被救下来以后转移到其他地方医治,据说还活着。但是,这些年来李叔千方百计打听,却一直没有结果。今年,他无意间从一位老战友那里

得知,刚叔还活在世上,并且在寻找着他。

这个消息如同一股暖流,瞬间温暖了李叔那颗久经风霜的心。他决定,在这个国庆节,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刚叔,实现他们多年未了的夙愿。于是,李叔四处打听。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他接到了刚叔的电话。

那一刻,李叔的眼眶湿润了。他仿佛看到了当年战场上那个英勇无畏的战友,又仿佛听到了那些年他们共同度过的岁月。他立刻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刚叔所在地的旅程。国庆节当天,小镇上的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而李叔则带着一颗激动的心,跨越千山万水,终于站在了刚叔的家门前。门开的那一刻,两位白发苍苍的老

